

悠悠栗香

□冯志军 文/摄

立冬已过,下着小雨,空气中多了份清冷。正是吃栗子的好时节。

小区门口有家糖炒栗子店,老板40岁出头,黑胖,圆头圆脑,笑容饱满,像颗栗子。他日日守着这店,如此15年。每每我外出跑步,他蹲在栗子摊前,看到了,相视微微一笑,就算打过招呼了。店内10多平方米大小,栗色装修,窄小的木楼梯隐在大堆待烤的栗子和番薯后面,中间留条过道,仅容一人侧身通过。两个大炉占了屋内大块地方,早上8点、下午1点和晚上8点,炉子上的一根大管子便突向外冒烟,居民们对此从不说什么,那是栗香,也是热闹的烟火气。

这条街上,和栗子店“同龄”的人不少,眼镜店老板和栗子店老板是好友,也长得肥壮,常穿一身黑,两人看上去像亲兄弟。街上卖烧饼的夫妻俩来自丽水缙云,他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,烧饼炉前总拥着五六个人。兰州拉面馆和东北饺子馆,里面空间可就从容多了,走进进去还总打着空调,不像栗子店,敞开式的店面,老板只能蹲门口。

前段时间,有孩子打了栗子来班中分享。是带尖刺外壳的那种野栗子,刚拿来时,青绿的刺根根坚挺。戴了厚手套,孩子们才能拿到跟前细察。几天后,栗子变褐变软,我把它丢在地上,用鞋底踩住碾压,然后捡起来,在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中,把磨得软乎乎的栗壳剥除,露出褐色的栗子,大家才惊呼:对,炒栗子那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。

栗子,在秋冬季吃才有味道。春夏季节,我是不买栗子的。如今,看到有外卖小哥在栗子店门前接单,看老板笃悠悠地熬过了淡季,心中是高兴的。看老板将栗子炒出后,闷进一个钢

罐,下面冒热气上面盖棉布,右边是电子秤,旁边扎着几摞纸袋。栗子的热气钻出棉布,有太阳从一侧照来,悠然的栗香升腾,此刻,所有的喧嚣归于宁静。

天凉后,空气中的栗香更浓了,只要在家,我就专等它们爬上六楼——早上8点飘来时,我知道该起来吃早饭了;下午1点时,喝下午茶吧;晚上8点,闻着香味,看会儿书呗。老板本分,像恪尽职守的时钟,准时用栗香给人间多一份温暖。而我,也贪馋起来自秋冬的这份栗香。

吃栗子,在意的是一个热乎劲儿。开了口的,用手指轻剥,栗子便应声而开,褐毛栗衣自动脱落,栗肉亮相,带着黄金般的光泽。一口咬下,软糯香甜,唇齿俱香。没开口的也好吃,用牙轻咬,对半一剥,栗壳脆响几声,栗肉雀跃眼前。倒杯老白茶,配一碟刚出炉的栗子,再捧本老书读,简直是人间美事。

有一次下楼买栗子,老板正在店内忙碌,炒炉里,黑乎乎的铁棍搅着黑乎乎的炒货砂,咔嚓直响,栗子在锅里欢腾跳跃。见我,老板笑咪咪的:“还有五六分钟,马上就好了。”我瞥见小桌上放着半斤左右的栗子,表层附着淡淡的湿气,问:“昨天的?”“是,对折卖。”知道第二天的栗子更软糯,对折买来,何乐不为呢?我买了这昨天的栗子,又买了些现炒的栗子,还对着刚出锅的栗子,挑了四五个开口大的,不入秤,烫手烫嘴地吃起来——对此,老板还直笑。吃了他10多年栗子,每次买好再偷摸着要几个,老板不仅没话说,还蛮开心的。

岁月倏忽,栗香悠然。不论四季轮转,店门前人多人少,栗子店始终如一。老板卖的是栗子,过的是生活。平凡的日子,就是这么稳稳当当、香气四溢。



甘蔗地

甘蔗里的时光

□金荣华

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、第一颗糖炒栗子之后,第一根清甜的本地甘蔗也踩着秋韵上线了。甘蔗是秋日最慷慨的馈赠,这高大的实心草本植物像挺立的绿衣使者,纯粹的甜润滋味让它成了老少皆爱的时令美味,我们一家人更是对它情有独钟。如今望着田垄间那些挺拔修长的甘蔗,儿时家门口那块甘蔗地相关的画面,渐渐在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因种甘蔗向来收成不错,我家门口的那块地每年都会种满甘蔗。我总盼望着它们一天天往上长,看地的主人隔一阵子就来帮甘蔗脱掉一层“外衣”。待秋日来临,甘蔗已经长到一人多高。褪去层层老叶的它,显出彻底成熟的信号。这时我总会格外留意这块甘蔗地,因为那主人来砍甘蔗时,瞧见我们这些馋嘴的小孩,总会慷慨地分几根让我们尝鲜,这是我儿时最开心的时刻。

那时物资匮乏,零食寥寥无几,甘蔗算得上是稀罕的美味。平日里吃不上,我们就偷偷地跑到玉米地里,砍些收割后遗留的玉米秆解馋。玉米秆甜中带涩,咬下去软软糯糯像海绵,汁水少得可怜,和甘蔗的清甜多汁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,但我们还是会啃得津津有味,连一丝甜味都不肯放过。

记得每次砍完甘蔗后,那主人总会在田角选一块平整的地方,挖一个方正的大坑。第一次看主人挖坑,我趴在田埂上看得纳闷:费这么大劲挖坑,难道要像刷树杆那样,拌石灰水给甘蔗穿“外衣”防冻?母亲看穿了我的心思,笑着揉我的头:“这是储藏甘蔗的坑。这么多甘蔗没地方放,冬天容易冻坏,要把吃不完的和准备留种的甘蔗埋在里面,铺上干草和泥土,等来年开春再挖出来,还

是新鲜多汁的。”确实,我凑过去看,只见他们把捆好的甘蔗整齐地码进了坑里,仿佛藏起了一整个冬天的甜。

如今生活富足了,可我对甘蔗的偏爱丝毫未减。为了满足一家人的馋虫,老爸每年都会在自己地里种上几垄甘蔗,不多不少,就栽在田头或是菜地的角落。不占主要田地,却能长出满枝的甜。甘蔗苗,用的是水果店切掉不用的甘蔗梢头。我脸皮薄,直接去要总觉得不好意思,每次都会先买一根甘蔗,再顺势装一大袋梢头回来。老爸会按着甘蔗芽的分布,把梢头切成一段段埋进土里,静静等着第二年长出嫩绿的新苗。

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秋日的阳光正好不燥。选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,我约上儿子,揣上柴刀,骑上小电驴,带他去田间体验砍甘蔗的乐趣。一进甘蔗地,翠绿挺拔的蔗林便映入眼帘,儿子一眼就相中了最粗最直的那根,兴冲冲抄起柴刀,对着甘蔗根部一顿猛砍:一刀、两刀、三刀……眼看甘蔗要应声倒地,他慌忙伸手去扶,指尖刚触到甘蔗“外衣”,就“呀”地一声疼得缩了回来。哈哈,他哪里知道,甘蔗外壳藏着许多细密的小绒毛,像极了“痒辣虫”的小尖刺,稍不注意就会中招。我笑着教他避开绒毛、找对下刀角度,经过几番尝试后,他终于亲手砍倒了自己中意的甘蔗,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得意。

立冬已过,正午的阳光格外明媚,暖融融地裹着人,让人微微出汗。一家人围坐在太阳底下,摆上一盆清甜的甘蔗,拿起一截咬下去,甘甜的汁水便瞬间充盈口中,顺着喉咙缓缓流下,使浑身都舒坦起来。这般单纯纯粹的快乐,实在是这个季节最难得的馈赠。



栗子

三江月/笔会

责编/徐杰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周斌
2025年11月14日 星期五